



2025年，春日寻常的清晨，和暖的阳光播洒在澳门。旅游塔附近，国家安全展门口，人们谈论着、感叹着，直到人群中跑出一个约莫八九岁的孩子。

一个老人注意到了他。老人坐在长椅上，面孔初始也沐浴在春风里，但他足够老，终是不堪风袭开始咳嗽。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老人蹙眉后，喊住了此刻欢快的孩子。

“孩子，我给你讲个故事……”

那年，阿标蹲在周家的偏屋擦地，彩砖进了湿气，苔藓蔓延，已经比十一岁的自己还高。外头刚有人叫，父亲立刻应声，搬物、擦地、赔笑，样样都肯，阿标最恨父亲这样——两年前刚进周家的那天，父亲弯腰鞠躬尚不熟悉，于是父亲只得把阿标向前一推：“这孩子久咳，无药可治，您若不收留我们，孩子怕是活不过春。”那时周正拿着风筝回来，衣角干净，面容无虑，正是这大宅滋养出的孩子。阿标窘迫地揪了揪破裤袋，父亲像是见了救星：“这两个孩子眉眼、个头都很像，像是有些缘分，先生依就行好！”

又一个春天，那只风筝坏了一角。周宁把它拿进仆人房，问阿标会不会补。阿标接了过去。周宁蹲在旁边看。阿标不知说什么，低着头，一点一点把裂口抚平。澳门的春天湿气重，纸总不肯服帖，阿标压了很久，才把那一角补好。周宁说：“你手很巧。”

阿标没应声，耳朵却有一点热，但咳嗽没忍住。周宁转身就跑。

一天后，周宁返回，并从怀里摸出一个玻璃压画首饰盒。盒盖边角发乌，月份牌上的封面女子已模糊不清。盒子打开，里面压着几张小纸片，最上头那张只写了半句：“从前有两个孩子……”那字迹凌乱，后面的字则洒成灰云。

“后面没有了。”周宁说，“你补。”

阿标想起从未见过小东家的母亲，就没有真的笑出来：“我又不是先生。”

“你会补风筝。”周宁说，“大概也会补故事。”

阿标想到了自己的母亲，先是想哭，但瞥见父亲正在门外对着葡国警察鞠躬，一咬牙，在下面慢慢添了一句：“一个孩子住在屋里，一个孩子站在风里。”

周宁竟然笑了，阿标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。后来他们便常常抱着首饰盒讲故事，今天你一句，明天我一句，厌烦了，两个孩子又生出新的玩法，故事接不上，便是今天你当我，明天我当你，若是谁的故事令人顺气，便在第二天按照对方的想法活一天。

阿标年长些，多半是他赢，周宁也不恼。

1945年春天，澳门药铺门前铺贴出药品紧缺告示，内地、香港不断有难民从四面八方而来……还有报纸上的新闻，谁都知道日本不行了，但此刻谁也无法松懈。那年忽然落了一阵倒春寒，海风潮湿，像要把人骨头里的旧病都翻出来。

阿标咳得更厉害了，一到夜里躺下，胸口就像塞了棉絮，咳久了，帕子上便会带一点淡红。父亲见了，总飞快把帕子收走，但眼里并没有关心。阿标不在意，反正赌徒多是这样不上心。只是久病未愈，阿标的眼神一天比一天黯淡。

偏偏周家也在这时忙了起来。

门廊里多了些许空木箱开着口，周先生说话比从前更轻，来往的人也更杂，脚步都匆匆的，有些人说日语，有些人说方言，但都愁容满面。周宁还是会来偏屋门口站一会儿，可也不像从前那样自在了。

阿标问过一次：“你们要搬走？”

周宁没有立刻答，只把首饰盒盖轻轻合上，说：“等天暖和一点再玩吧。”

当夜的风特别冷，星空乌云遮蔽，闷得透不过气来。阿标起来喝水，正看见父亲从主楼二层的书房出来，怀里像藏着什么。父亲看见了他，神色有一瞬慌乱，只低声道：“回去睡，外头凉。”



杨不寒，原名杨雅，1996年生，重庆奉节人，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。著有诗集《窃窕之章》《醉酒司娘子》、散文诗集《白鹤的下落》、长篇小说《满江红》等。现居重庆北碚

春

■朱丛迁



朱丛迁，笔名麦然，澳门人，1987年生，澳门大学文学博士。著有儿童文学《天上落玉兔》《冰川之子》《恐龙人失控的未来》《恐龙人重启倒计时》等，另有童话《黑面琵琶的魔法》、绘本《你好！澳门》等。其他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芳草》《澳门日报》等。作品曾入选“上海好童书”等，曾获腾讯年度最佳原创IP奖、腾讯年度影视盛典最佳编剧、“童话里的世界”童话故事创作大赛一等奖等

阿标羞臊地愤怒回屋，父亲是个赌徒，但此前还不是个小偷。

父亲随后走进屋，替他盖上被子，说：“倒春寒，你别到处跑。”窗外阴影晃动，在阴郁的月光中，脚步声越跑越远。

第二天，周家都在搬东西，阿标无事可做，躺了一天。周宁站在门口，徘徊许久才道：“昨晚你爹进了书房。”

阿标装作睡觉，没说话。

“我看见了。”周宁低声道，“他拿了东西，这不是他第一次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阿标问。

周宁垂下眼：“我告诉了我爹。”

阿标胸口那团棉絮烧了起来，烧得他喉咙发紧，连咳都咳不出来。他盯着周宁问：“你是不是一直觉得，我和我爹，天生就是这种人？”周宁攥紧了拳头，像是酝酿了很久的勇气，才很轻地说：“拿了就是拿了。”

阿标听见这句话，反倒安静了下来。

第二天果然听见主楼里传来周先生的训斥。骂的却不是父亲的偷窃，而是父亲送信送得慢，说是有人瞧见他去了赌场，还把给孩子买药的钱也输了个干净。周先生骂到最后，却又施舍了药材。

那天他再看见周宁时，忽然明白这春寒中最难受的，可能不只是自己。

倒春寒过去以后，门廊里的木箱一只只被钉死，周宁还是会来偏屋，但两人很久没有接续故事。阿标渐渐意识到，故事和春天的风筝一样，都是纸上的东西，纸终究是会坏的。

那晚，父亲又从主楼上下来，怀里鼓着一不该有的形状。

阿标懒得起身，说：“周先生的书房里藏着治我病

主题词写作——



莺哦(外一首)

■杨不寒

纸上是一个世界
传来莺莺鸟吟哦声的是另一个

读到吴宓满头飞雪时
我的窗外已经春风吹遍

同样在北碚。那些翠绿的声线
时间是否给过它们新的弧度

又一个春天。谁人曾预见
书生细小的喉咙里添了哪些内容

辽阔。穿越文学史狭窄的甬道
一些人，彻底走进幽暗之中

而他们背后，春晖还在继续
并且向着我的陋室反射亮光

黄莺儿啊，难道你是真实的存在

的药吗？你天天去。”

父亲没好气地说：“睡你的。”

第二天，周宁来偏屋，脸色有些白，说首饰盒不见了。阿标心里一沉，立马意识到是谁干的。那盒子里有着两个孩子攒下的纸条，那补不好的风筝，“今天你当我，明天我当你”的规矩，还有那些讲到一半但舍不得丢的故事。怎么能被他典当掉卖钱呢？那夜父亲一出门，阿标便悄悄跟了上去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一个巷口背风处，父亲正与人低声说话，阿标藏在乌云下，努力不咳出来。

“周家那孩子已改了日本名字，记进了上船的名册。姓周的会去南京，孩子有人带去码头，但那些东西也放在了船上。日本战败，那可都是罪证，照他们的性子，连船带人都会不留。”

那人又问：“那阿标呢？”父亲静了一瞬，想了很久。“难为那孩子了，他的病……”后面的话，阿标没有再听，他顾不得其他，就一个念头，转身就跑。

回到周宅，只有周宁那扇窗还透着一盏灯。阿标拾起一粒小石子，砸在窗上。

不多时，周宁便下来了。

阿标喘着气，只说：“上一次的故事接龙我赢了，还没算。”

周宁怔了怔。

“规矩就是规矩，输了的人，要赢的人活一天。”阿标脱掉自己的外衫，塞进周宁的怀里，“明天一早，你穿我的衣服，替我去一趟妈阁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阿标咳了两声，声音很轻：“病得久的小孩，若自己走不动了，就让身子好的人穿着他的衣裳去烧香。香烟一过，病就会轻些。”

周宁抱着那件旧衣，还是不懂：“为什么非得明早去？”

阿标低着头，把咳意一点点压回去，声音很重地说：“清早的香才灵。”

“可我明早还要跟我爹出门。”阿标摇了摇头：“不会。他顾不上你，我替我去一趟，烧完就回来。”

周宁怔了怔，还想再问。

阿标低声道：“我怕等不到天暖。”

周宁一下安静了。第二天清早，周宁穿着阿标的旧衣去了妈阁。海风还凉，香火却已经升起来了。庙门前人不多，他站在烟里，忽然觉得那衣裳上的药气和潮气都很重，像阿标就在身边。海边一声轮船的汽鸣，沉沉地压进湿湿的雾里。

几天后，海上传来坏消息。

周宁才从阿标父亲的哭泣里，听到了阿标那夜没听见的后半句——阿标并没有病到那样重。他替自己选择时，一直以为自己等不到春暖。

那夜，周宁回到周府时，屋里已经空了大半。父亲已经北上南京，那里有一条无论如何他都要赶的路，以为那样就能留住一家的春天。

周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，将衣柜深处的衣裳一件件掀开，那只旧首饰盒正躺在那里。那天他说首饰盒找不着了，不过是因为他隐约知道即将发生的别离。他不想让阿标太难，又天真地觉得，只要先把盒子藏起来，故事就能停在还不算太坏的地方。

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首饰盒里。周宁决定留下，替阿标见证春天落在每个中国人身上。

……

“所以，你是谁？”孩子问。老人却只望向街角的邮亭，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。

结春记曰

■张林



张林，1994年生于山东日照，作品散见于《中国作家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野草》《山东文学》《四川戏剧》等。现居山东济南

春节前，与父母去大集采买年货，三人被冻得耳根通红。我将货物搬进后备厢后，忙钻进驾驶室打开热风。其实楼下就有银座超市，母亲却认为集上的菜肉更新鲜，尽管她也说不出理由。生活中，有固定搭配答案，我却不能理解的问题并不少，比如，春天总与温暖配对造句，但春节为何是在冬月？还有大家见面常说“新春快乐”，春节却比往日平添了诸多活计、劳累和言不由衷的应酬，是真的快乐吗？每次这么出神想着，长辈们会当我父母面夸，小小年纪就会思付事儿了，但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们在背后讥笑，又呆了，还不及大良（我父亲）的十分之一，见面都不会说一声过年好。

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，另有三个妹妹；母亲是大姐，我还有四个舅舅和两个姨妈。且不说平常日子，只春节之前，亲戚们如候鸟从各省飞回老家，在我家聚合的这一天，就是我心中一个难挨过的坎儿。亲戚上门，我会躲进卧室，但无论写作业还是假装睡觉，客厅的声音总能清晰地传进耳朵。多数时候是声调浮在半空的绕弯子，然后突然安静下来，母亲陡然提高的质疑声是落到油锅中爆开的第一滴水，最终聚会总是以吵架结束。有次姑父与父亲在客厅吵了起来，表姐钻进屋里，展出尴尬的笑容。我们都没有提及屋外两方家长的争执，只随意说笑了一会儿。他们走后，父亲开始斥责我，缘由我已记不太清，大概是姑家与姨家的利益纠葛，父亲是牵线人，出了两份力气，两边都没有落好。想来，即便是现在，我也无法厘清亲戚间纷杂的关系，没办法从与表姐的谈笑想得那么远，更无法理解父亲为何要掺和每一家亲戚的家事。

吵得再凶，第二天拜年，大家仍旧笑盈盈祝福对方“新年快乐”“恭喜发财”。彼时的我已然从昨晚那些虚伪的音调里察觉到了所谓的“年关难过”。其实我并没有特别关注父母的“年关”到底是如何难过的，倒是自己，确实是讨厌冬月和过年。除要见到那帮嗓门惊人的亲戚，还意味着要在一年中最冷的时候，回老家住半月。铁床冰凉，需穿厚秋衣秋裤，甚至套着袜子才能慢慢将被窝焐暖。母亲将热水注入葡萄糖注射液的玻璃瓶内，先在被窝里滚两遍，裹掉渗入棉褥子中的寒气。但我睡梦中常会将玻璃瓶一脚踢下床，啪一声惊得我一个激灵。母亲披衣从隔壁房间过来清扫玻璃碴，我想她难道不冷吗？我宁愿憋尿一整晚，都不愿掀开被窝一条缝。

腊月二十九早上，天光刚亮，便要起床去帮奶奶家大扫除。好在昨夜事先将棉衣垫到了脚底，这样早起就是暖烘烘的。这小小的一份经验，让起床的痛苦减轻不少。奶奶患糖尿病数年，后几年各种并发症齐齐上阵，脚已经肿得无法穿上棉鞋。母亲只得用剪刀将鞋帮剪开，才能勉强给她套上。母亲在里屋收拾卫生，奶奶坐在门口的轮椅上，与回乡过年的邻里绘声绘色描述母亲将她的鞋剪坏的事情。我为母亲的操劳不值，却也记得奶奶糊涂之前疼爱我的往事。贴完对联，奶奶招呼我过去，将一百块钱塞到我手里说，过年了，过年好啊，又长了一岁。

抵触过年，或许是在恐惧长成父母的样子，被无数根牵绳系在脖颈上。大年初一不迎客，是一家人新年里唯一一天轻快的日子。拜完年，父亲会缩在炕上睡整整一天，我坐在炕沿看重播的“春晚”，偶尔看到父亲熟睡的躯壳，小小的一团，若甲壳虫一般，实在无法将其与日常气势如虹的父亲联系在一起。初二，姑姑、姑父、表姐和姐夫聚集在奶奶家，几家人要热闹到天黑才离去，可父亲母亲的难关才刚开始。初三到初七，是舅舅和姨上门走动的日子，同样的菜，同样的寒暄，同样的劳累，同样的新年快乐、恭喜发财的招呼，要重复上演五六遍。我时常会思考什么时候才能没有亲戚上门，母亲跟我说，开春就好了。好像过完这个年，天气就立即变暖，奶奶的病会有好转，亲戚们也会一哄而散。年像一块橡皮，会将去年发生的一切苦难和不堪都一抹勾销。

熬过去年，我回济南上学，父亲在母亲和朋友的劝说下决心离开老家，在距离我学校17站公交的一家雕刻厂寻到了工作。母亲很开心，似乎春天真的给我带来了新容。周末我乘公交去父亲工作的工厂看他，济南的春天比老家来得更早一些，柳枝缀满了嫩黄的芽片，绿化带里不知道什么花已经开放。工厂大门外有两棵碧叶繁茂的蔷薇，我拍了一张照片，用彩信发给母亲。父亲正在收拾工作间的切割刀片和打磨钻头，其他工人偶尔瞥我几眼，又低头继续雕刻眼前的石材。十八岁的我坐在那里，看着四十多岁的父亲，恍似家长看孩子终于踏上了正轨一般欣慰。春度春归无限春，今朝方始觉成人，那天的午饭我抢着付了钱，回去的路上，没有等到母亲给我回消息。那次之后，我也再没有去过那家工厂。

父亲在济南没干几天就辞了职。奶奶的并发症在新添和恶化，全天下都离不开了人了。几个姑姑都有工作，无法侍候。无论母亲如何抱怨，病床上的，终究是父亲他自己的母亲，而他必然是久病床前的孝子。有段时间，我也曾想提笔写一写父亲，但他的形象过分空洞，只有几个中华传统美德目录里的美好名词可以一笔概括。奶奶在那个暮春呼吸微弱，我从学校赶回去，在我童年曾跳上跳下的矮土炕上，奶奶的喉咙里插着氧气管，眼睛紧闭，艰难地往外一口口吐着浊气。亲戚们站在人群外议论，医生宣布无法继续治疗了，父亲坚持从医院租了呼吸机，请医生来家里给奶奶插食管，尽管氧气与米粥都已经无法进入她的身体。事后母亲曾严肃地交代我，如果将来她倒下了，千万不要去尽那些徒劳的孝心。或许是有用的，我说，一方面为了安慰父亲，另一方面好像是回答母亲。如果是我在父亲的情境里，我还没有想好会不会直接放弃。我问父亲将来愿不愿意“遭受”这样的孝心，父亲说，我不会让你经历我所经历的这些。

用我们那儿的话说，奶奶终究是享福的，在儿女们的注视下，留在了那个春天。我们一家也终于离开了那个村子。城市里的春节与乡村相比，少了诸多程式化的仪式。最近几年我都会将父母接到济南过节，亲戚之间的走动几乎被斩断。但父亲总住不习惯，过完正月就念叨着要回老家。他说过年吵也好，冷也好，总归年是好的，没有理由的好。或许一切苦难都是我的揣测与臆想，那些年春节冬月里的冷，从未伤害到他，那就是他的生活。他盼望每年的春节，亲手将诸多家庭又系成一个打不开的死结，是古人的结绳记曰，一过年，一立春，就结在父亲的人生上，是一个被记录下来的价值锚点。

2026年春节刚过去半月，父亲便吵嚷着要回老家。开车送他们去车站的路上，济南路边的柳树还未发芽，绿化带里也只有墨绿的冬青。我想起多年前从学校坐公交去父亲工作的工厂的上午，一厢情愿地认为那天就是属于父亲的暖春。